

買賣人工繁育野生動物不犯罪了 野外的動物該害怕了？

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公佈《關於辦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

其中，《解釋》第十三條針對人工繁育野生動物做出了不同于以前的新規定：涉案動物系人工繁育，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對所涉案件一般不作為犯罪處理；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依法從寬處理：（一）列入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二）人工繁育技術成熟、已成規模，作為寵物買賣、運輸的。

《解釋》的出台，不僅令近年來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鸚鵡案」「陸龜案」「蟾蜍案」有了新的定罪量刑標準，更令有著合法養殖繁殖資質的商戶不再擔驚受怕。

很快，一個新問題被暴露出來。

如何界定「涉案動物系人工繁育」？在《解釋》出台後，盜獵等非法來源的野生動物通過合法養殖企業「洗白」後，最終流入市場的情況是否會增加？這樣的情況又當如何解決？

這並不是一個《解釋》能夠完全「解釋」的問題。

皆大歡喜？

一個月間，據各地公開信息可知，已有多起相關案件因《解釋》的出台而出現轉機。4月18日，此前因在網上購買並養殖人工繁育赫爾曼陸龜的王磊，收到山東省德州市禹城市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書。禹城檢方以法律發生變化為由，決定撤回對王磊的起訴，法院予以准許。

4月19日，烏魯木齊鐵路運輸檢察院召開對康某某等3人涉嫌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擬作絕對不起訴決定的公開聽證會。

4月20日，山東省德州市陵城區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准許檢方撤回對兩名收購、出售人工繁育鸚鵡等動物的被告人段吉國、王妹蘭的起訴。

此前因「深圳鸚鵡案」被業內廣泛關注的涉案人王鵬已經出獄4年，雖然新的司法解釋對已經審結的案子沒有法律效力，但其仍然對媒體表示，「最近陸續看到很多同類案件撤訴或改判無罪，感到特別欣慰。」

同樣感到欣慰的還有一些鸚鵡養殖戶

們。河南商丘作為全國最大的觀賞鸚鵡繁育基地，近年來頻受「鸚鵡案」波及，養殖戶經濟損失慘重甚至有人因涉案而被迫賣。

公開資料顯示，商丘是目前全國最大的觀賞鸚鵡繁育基地，據2021年初統計，全市具有一定規模的鸚鵡養殖場近千戶，存欄量在100萬隻以上，全國70%以上的小型觀賞鸚鵡來自商丘，形成了從養殖到銷售，從籠具、飼料到防疫等完整的產業鏈。

商丘某鸚鵡養殖場負責人周女士對表示，《解釋》出台後鸚鵡的交易量大增，短短一個月間的銷售量甚至要超過去年半年的銷售數據。「比起銷量，更重要的是不會再擔驚受怕了。」周女士說。

和周女士感受相同的還有部分販賣人工繁殖龜類的賣家，「曾經都是小心翼翼地交易，現在終於可以大大方方賣了。」

與此同時，部分業內人士表達了自己的擔憂，《解釋》出台後，是否會出現一些來自自然環境中非法來源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冒充人工繁育野生動物及其製品銷售，從而導致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違法犯罪現象的增加？

對此問題，南京森林警察學院副教授、國家林草局瀕危野生動植物犯罪研究所副所長姜南對表示，「從短期來看，可能會出現涉及此類情況的違法犯罪情況增加，但解釋才出台一個月，這種擔憂缺乏相關數據支撐，無法判斷非法來源野生動物通過人工繁育環節洗白現象的增加幅度。」

「但從長期來看，人工繁育野生動物及其製品進入市場，將改變野生動物市場的供需關係和價格走勢，從而壓縮非法獵捕、非法貿易、走私珍貴動物等危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違法犯罪的利潤空間。」

《解釋》最終將改變野生動物犯罪的低風險、高利潤的特性。

「洗白」盜獵的動物

我國野生動物交易管理制度比較嚴格，非法來源的野生動物想要上市交易非常困難。

但據新華社報道，部分地區仍然出現了一些「洗白」野生動物進行非法交易的黑色產業鏈條。

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出售野生動物



必須由林草部門審批。其中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需要國家林草局審批；二級保護動物需要要省級林草部門審批。成為實驗動物還需要從科技管理部門申請實驗動物生產許可證和實驗動物使用許可證。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安先生對表示，「無論公立還是私營動物園，首先取得《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才能合法養殖規定範圍內的各項野生動物。如果涉及野生動物交易，每一次交易都需要取得相應的批文，種類、數量、性別都需要登記。」

「有十類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需要國家林草局批准、其它一級保護動物和所有二級保護動物、三有動物需要省級主管單位批准。」安先生說。

但在警方破獲的多起涉嫌野生動物非法交易的案件中，中間都有具有合法繁殖野生動物資質的企業或動物園參與，他們將違法購買的盜捕野生動物通過手中各類資質為動物辦理合法身份。

2020年「12·3」案中轉賣川金絲猴的銅陵動物園負責人沈某利用名下的苗木花卉公司，以虛假的「根雕、花卉交易」來為違法購買川金絲猴「平賬」。同時，該動物園利用自身具備的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和野生動物經營利用許可證，打著動物園「自身繁育」的幌子，為轉手出售這批川金絲猴辦理了合法手續，成功「洗白」。

在姜南看來，如果野生動物主管部門、市場監管部門等在日常管理中嚴格依法辦事，就能夠及時發現企圖流入合法人工繁育場所、人工繁育野生動物製品加工行業中的非法來源的珍貴野生動物、珍貴野生動物製品；相反，如果非法來源的珍貴動物、珍貴動物製品流入合法的人工繁育場所、加工或

銷售行業後，警方發現這些違法犯罪現象、收集證據的執法成本很高。

即便是專業人士，也很難通過肉眼判斷同一種類的動物，哪個個體是人工繁育的，哪個個體是野外捕捉的。

「我們就拿金絲猴來舉例子，按照科學界內認知，金絲猴的天性謹慎、敏感，易發生應激反應，但是從野外觀察來看，也有野生金絲猴個體不怕人，甚至攔路討要吃食的情況，也有在動物園裡繁育好幾代的個體很敏感很膽小的，如何判斷人工繁育？很難。」安先生說。商丘的周女士則並不擔心這樣的問題，「我所繁殖銷售的費氏牡丹鸚鵡，早已被證實非原產自我國本土，在中國野外無食物鏈，無生存能力，無野外種群，我就是把它們都放了，他們在野外也無法生存和繁殖。」

保護和利用

野生動物包含文化、藥用、動物製品等多個維度的商業價值。

從野生動物利用的歷史看，捕獵是早期人類社會利用野生動物的主要來源。捕獵活動是一種高強度的社會經濟活動；一旦捕獵活動的經濟收益與其他社會經濟活動相比呈現降低、而風險增高趨勢，社會經濟發展就會遏制捕獵活動。不同國家的野生動物出現盜獵活動也遵循著這樣的商業價值規律，如果盜獵活動具有高利潤、低風險，則數量會增多；相反，如果盜獵活動利潤降低、風險增加，則盜獵犯罪數量會減少。

對於此類情況，通過多年研究後姜南認為，在國際範圍內有一個規律，隨著國民收入的提高，非法獵捕型犯罪的非法收入與其他合法行業收入的差距縮小，甚至出現倒掛時，非法獵捕型犯罪就會受到遏制。

《逐夢》

作者：米麗亞

廈岷海路，客輪行程五晝夜。

這回為了節省另五天行程，「許所」捨棄了過往乘搭價錢便宜很多的雙桅船。

他坐在小床位，感覺這船駛得太慢了。他的歸心止似箭，恨不得自己變成閃電，憑空一閃，轉瞬落在家中。

「許所」望向鄰床的老伯；口角流涎，彌勒佛臉頰往鬢邊拉，就差沒「嘻嘻」樂出聲來，準是夢裡百花正盛開。

老伯夢已回到了那令遊子神往的棲息港灣。

許所側身蹠著腳尖走，在床位間看似飄著去開了房門。昨晚老伯興致高昂，說了一個晚上他廈門的家人、鄉事。當小視窗變成魚肚白，老人才直了腰板仰頭打著哈欠，舒心躺下。背剛沾床板，呼嚙聲就跟著響了。

許所走到甲板上，此時此刻他心有千千結。看著船頭頃開碧波，分開的水路激起層層碧波，銀白色的浪花掠過船舷。

他痴望着這朵朵把自己推近家門的浪花。

二、

自從接到唐山孩她娘打來電報，他立即向老闆告假，反正是自家堂叔。他放心先回鄉，返菲後才結帳。

十年蔗園農工升職為管工，練就了他一雙慧眼。甘蔗還在地裡長著，天濛濛亮，他繞著蔗園走，邊走邊關注，明察秋毫蔗株的色澤、高矮、密度。花二天繞地一環走回來，他就能告訴老闆，估計今年可以出產多少糖。

老闆為收下這位三代單傳的堂侄，暗慶幸運。

寡嬪（守寡的祖母）拉拔大的小子，比別人吃苦耐勞，個頭高壯。生來悶葫蘆，只知不言不語幹活，讓老闆放一百個心。他每年歲末結薪的錢都存在櫃上，等著存夠回唐山置宅子。

老闆親胞兄特嘀咕、不待見許所。於理要先拉拔自家侄兒，那有親侄放任為別人打工，留堂侄在身邊栽培之理。有聽說，侄如親兒，未聽說這已隔了四代的「堂堂堂」侄，與自家有毛線親？就這麼個言語都沒有屁多的「龜大龜」（大傻子），他能比得過自家親侄靈光？

這估計糖產，老闆白眨巴了半輩子門雞眼，硬是學不來、看不透。人家許所遠在收穫期前就能神預測；一語道破天機。五年來許所為老闆能不受糖廠詐，多掙了半付家當，胞兄時翻衛生眼，陰陽不定嘍叨。老闆總是老神定定，聽到的穿耳過。

老闆在意的是那些個能給自己鼓錢袋子的員工。

四年前，風聞同途業者加薪撬牆角，老闆趕緊開出福利，建議許所存櫃上歷年薪酬，置買十八輛牛拖車包幹私活，川行這一大片蔗園。這重碼福利令許所最近三年，得以年年返梓享天倫之樂。亦換來了阿嬪一生的願望，兒孫開枝散葉。

今回，妻子的電報揪著他的心。他步伐急急忙忙，但眼前事總得先妥善安排。

牛拖工人多是本地鄉鄰菲人，三年來每次回唐山前，他都要巡迴探望他們家老小。妥善幫他們安排這個月內可能發生的大事，每次都信誓旦旦答應他們一個月內必歸。

三、

許所頻頻走進走出，徘徊倉房與甲板之間，更多時，他盯著海連天的那條線。似乎得盯緊了，這船才會如快馬加上一鞭的駛向廈門。算算日子，孩兒娘應該是快臨盆了，如果沒有意外，絕不會忽電文「速歸」。本來，已約好的是待甘蔗收完即歸。他的思潮隨海面波浪，一起一落。此次返家要為次女招娣完婚。自己和她娘同齡，十四歲那年成親。她都十五了。

她大姐註嫁長她二年，都有一個和獅兒同齡三歲女和新生一個多月的男丁了。幸好嫁妝早早陸續已備齊。

十月的海風在天濛濛亮的清晨已經有點刺骨。他打了一哆嗦，細數著日期，知道快近鄉了，三天後晚上，船該可以進廈門港岸了。他裹著綿被坐在床上，眼睛不忘從船窗注視，遠處海連天那條線。雙眼似睜著兩根牙籤，畢竟已幾天折騰，又有鄰床老伯的鼾聲催眠，眼皮終於沉重了。

四、

夢中，他回到童年。阿嬪一手扶拐杖，顫著小腳，走十來步就另一手按搭著自己的肩膀停下，緩了一會兒才繼續走，好半響才走到山腳村老舅公家。

老舅婆剛見祖孫倆入門：

「我苦，失德，這囡仔才七歲，啥時姑才是個頭。」

老舅公恨恨剎了老伴一眼，快去廚房先盛中午剩下的蕃薯湯，趕快再煮蕃薯粥。

老舅公再三再四的勸說，所兒娘已過對年祀辰，等他爹有訊息來，妳祖孫才回去。看在所兒這五代獨苗份上，一定得留下。囡仔一年大一歲，我日日田園多掘二、三鋤，多收成，妳祖孫一餐兩塊蕃薯吃不完。等待所兒過幾年長大成家，咱才回家。

阿嬪在懷中抱緊孫兒，豆大淚水叭嗒滴在他臉上。又有番客來說，所兒他爸好像在呂宋蒸發了。鄉鄰海尋，就是無蹤影，這種時候，阿嬪把所兒抱擁得更緊了，她要把孫兒鑲嵌在自己心肝上。

親人一個個遠飛，飛到再也回不來的遠方。自己捨命也要把這唯一心肝寶貝摟緊。

五、

一忽兒，怎麼施兀妻娘的肚子這麼大？歪向一邊躺在床上呼天喊疼？自己的腿像灌了鉛，任憑出多大力也抬不起邁過門檻進房，三歲獅兒撲在床沿他二姐懷中哇哇大慟。

他張大口卻喊不出聲，手足無措地乾著急。

喂喂，醒醒。你依依呀呀喊啥？怎這麼漫手。

老伯連忙撕開兩包退熱散餵許所喝下。阿彌陀佛，幸好帶有五打退熱藥散，算算日期，幸好再有三日水路就到廈門港，也幸好這藥好用，病人不時的冒大汗。

老伯不明白，吃了這麼多退熱散，也流這麼多汗，怎麼熱就是降不下來，怎麼發個熱就不愛開腔說話。

我滴個娘吶，牙齦都出血了，內火這麼熾。

上船後大家吃的都一樣，怎就他一直乾嘔，昏睡中還拉稀？老伯輕手把氈子底下的床巾抽起，打成四折幫病人墊著臀部。

二天過去，床巾折了幾折，目下必須卷成一團才能吸乾。

老伯見的世面多，他關緊了小房間門。等到半夜裡，偷偷的把房門開一小縫，把握外面無人，他頭伸出，吸了一大口氣。

人命關天，他立即縮回。

他不相信船上洋大夫會醫人，他從前只聽說過，船在海上，把病重的人草蓆一裹丟下海。

洋大夫興開口、閉口講究「傳染」。

同走就是同命。他一定得把「所呀」送到家。

船靠岸了，所呀，你得強睜著眼睛，撐著走下船。

他用力捏著病人滾燙手心手背，走過船守衛裝優雅，慢慢步下船。老伯巴不得快快遠離守衛視線，但病人的腳步是強撐挪動的，身子分分鐘似要倒塌。

老伯一見兩個弟弟和兒子都來接船。

就像天上忽然掉下月亮，眼前一片亮堂。滿腹憂慮吐通一聲掉落地。這下好了，人多好辦事，兩人的行李亦有望下船。所呀亦能儘快回到家。

這心氣一鬆，老伯腳忽像踩在綿絮上，差點跪下。

六、

三人把病人從轎上架下，到家一挨床框便臉朝天重重的仰倒在床上。妻子施兀千恩萬謝送走了老伯和他倆家人。她口念觀音菩薩，大慈大悲要保佑老伯這家好人，長命百歲、掙大錢。

病人只覺得眼珠冒煙，昏昏沉沉，不知道已經回了家。請來的郎中說是路上偶染風寒，煎完這六包中藥，休息三、二天就好。施兀母女這才稍為安下心來。病人倒是不喚頭疼了，偶而說全身骨關節痛。整夜多是安靜入睡，但自進門來，熱不曾退，還越來越漫手。

母女終於盼來晨曦，急差人再往郎中處請教。

郎中安慰來人說，